

## 论鲁迅的《野草·影的告别》

《野草》是以隐晦、含蓄、深邃的艺术风格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影的告别》则是其中最为曲折、最为复杂、因而也最为难解的篇章。那灰黑的“影”在向“人”告别，它终于要远行，因为它不愿随同“人”去“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可是它并没有更美好的未来，沉沉的黑暗是它的唯一归宿。“影”是谁？“人”又是谁？那“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又是什么？研究者们反复论辩，却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就促使笔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作品的艺术构思进行追根寻源和比较分析。

以“影”和“人”的分离来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生活态度，这种艺术构思无疑相当奇特。不过，检视中外文学史，这样的作品也不乏其例，如安徒生的童话《影子》、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我一个人的时候》、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沙米索的长篇小说《彼得·史雷米尔》……尤其是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第四部第六十九章《影子》，描写影子与查拉斯图拉的对话，在构思和语言上与《影的告别》显然有相似处。比如查拉斯图拉对影子说：“……你的危险不小！你有很坏的白天；注意更坏的夜晚不要再来吧！”①《影的告别》中则有：“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在是黎明”；查拉斯图拉最后要摆脱影子：“我愿

独自一人奔跑，使我的周围又变得光明。因此我必须走得很远而且快乐。但在晚间，在那里和我跳舞罢！”②《影的告别》中则有：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鲁迅曾一度醉心于尼采，还译过《查拉斯图如是说》的绪言。《影的告别》受到《影子》一章的影响是可能的。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停留在构思和语言的形式上，两篇作品的内容相去甚远。如果顾及作品的内容，我以为《影的告别》与《工人绥惠略夫》第十章的关系更为密切。

《工人绥惠略夫》是俄国无政府主义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1909年。1920年10月，鲁迅翻译此书，并于次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小说描写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在被沙皇政府追捕过程中的经历和思想。小说极富象征意味地把主人公绥惠略夫放在“明暗之间”的阴沉气氛中描写，突出地表现了这是一个徘徊于生与死、爱与憎、希望与绝望、复仇和毁灭等众多矛盾中的“彷徨者”。尤其是小说第十章，描写身处“明暗之间”的绥惠略夫梦见影子和他对话，表现毁灭前主人公的复杂的内心矛盾：

“……………

‘你的憎恶，你的狂乱的计划，

也仍不外乎你所骂詈的这广大的、  
牺牲一切的爱……’

‘这并不是真的!’……‘这不是爱……我不要爱!’……绥惠略夫骤然辨认出来,在他的卧榻的后头,昏暗中间仅能识别的,坐着一个人……一个偶然的阴影……

……(绥惠略夫)忽然知道那在黑暗里到他这里来的,并不是一个人,简直是一面镜子和自己的形象在里面……”

鲁迅认为,这段“人”与“影”的辩论是描写绥惠略夫的“自心的交争”<sup>③</sup>;也就是说,“影”和“人”分别代表了绥惠略夫爱与憎、牺牲与复仇、向往光明与沦于黑暗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方面。这段“影”与“人”的辩论,以“人”对“影”的爱、牺牲和希望的全面否定告终,肯定的自然是憎、绝望和毁灭。小说结尾特意把绥惠略夫的复仇和毁灭安排在“漆黑的天空”之下,强烈地暗示了“彷徨于明暗之间”的主人公只能被黑暗沉没的悲剧命运。

《影的告别》远不象《工人绥惠略夫》那样充满厌世主义的呻吟,它那阴郁绝望的气氛中,凝聚着鲁迅执着现实、憧憬更为美好的新时代的积极的思想因素。然而,如果撇开作品反映的实际的时代内容,仅从作品的艺术构思和反映现实的格调来看,这二者确有相似处:它们都描写了梦境,用象征性的艺术构思——“影”与“人”的告别表现作家的内心矛盾;它们都创造了异常压抑和沉重的艺术气氛——逐渐向黑暗过渡的黄昏突出交织着各种矛盾心理的主题;它们都描写了一个与黑暗势力进行决死斗争的孤独战士所感受到的绝望和空虚;它们的主人公都对现存的一切予以无情的、彻底的否定,同时又都隐藏着找不到冲出黑暗的确切道路、又不愿幻想未来的焦灼苦闷的内心状态。

上述简略的比较至少可以说明,用分离的“人”和“影”构成各自独立的象征性的

艺术形象,这种特殊的艺术构思特别便于表现作家复杂的思想矛盾和一时难以弥合的内心分裂。前文所举各篇都是如此。我以为,《影的告别》也不例外,它着重表现的乃是鲁迅的“自心的交争”,“影”与“人”是鲁迅矛盾的两个思想方面的艺术体现。作品开首“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一句,不过同《死火》以后七篇的开头一样,是“我梦见自己的影来向我告别”的另一说法。也就是说,“影”不是一个外部世界的形象的象征,而是作家内心世界的某种思想或情绪的体现者;“影”与“人”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事物——作家内心世界的不同侧面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散文诗中的“人”真诚相信那“将来的黄金世界”,在“明暗之间”的处境中坚持希望的战斗。而“影”却相反,它否定现存的一切,否定任何关于未来的主观幻想,这显然是一个坚持绝望的抗战的孤独战士。鲁迅在1924年选择这样一个主人公来表达他的内心思想并非偶然。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转折时代。一方面,新文化阵营已经分化,封建势力猖獗一时,另一方面,革命力量也正潜滋暗长,孕育着新的革命。鲁迅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发展趋向,他更加彻底地否定现存的一切污浊和漫长的封建传统,同时也认真地清算和总结自己的思想。的确,鲁迅一时还找不到明确的出路,但他的深刻处恰恰在于他并不因此而盲目地幻想未来,而是抛却幻想,坚持绝望的战斗。他说:“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sup>④</sup>《影的告别》中的“影”正体现着鲁迅的这种绝望抗战的人生态度,是一个浑身充满痛苦而又具有坚决的否定精神的象征性的战士形象。

首先,“影”否定了“天堂”、“地狱”

和“将来的黄金世界”。这里所说的“天堂”和“地狱”分别象征着脱离现实的理想世界和充满痛苦的人间世界，研究者对此没有大的分歧。鲁迅在谈到这两种世界时说过：

“我以为人们大抵住于这两个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为是，但从我听来，觉得天文学家（指安特列夫剧本《往星中》里的一个主张脱离现实、走向永恒世界的人物——笔者注）的声音虽然远大，却有些空虚的。……然而人世间之黑暗，则更不待言”<sup>⑤</sup>。由此可见，“影”对“天堂”、“地狱”的否定，表现着鲁迅执着现实而又憎恶黑暗的战斗精神。那么，“黄金世界”又是指什么呢？有人说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人说是没有根据的幻想。实际都不准确。“黄金世界”一语源出于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否定“黄金世界”的思想出自绥惠略夫对亚拉籍夫的批判。小说中的亚拉籍夫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主义者、无抵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面对沙皇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爱、同情和自我牺牲来换得对于人的“猛兽本能的最后胜利”。他认为“用理想贯彻人生，固然迟缓，然而确实的，而且一到他得了胜，使人类的权利都平等的时候”，充满爱与善的“黄金世界”就出现了。因此，在他为工人和农民写作的小说中，“充满爱与热情的描写，农民们，怎样的为了他的确信而受刑，死，质朴，无言，不因此做出一点英雄举动，不等候震荡心神的赞美歌，一齐而且沉静，仿佛明白了什么事，为别人所未经知道似的”。这些描写令人想起托尔斯泰笔下那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对善恶一视同仁，从而获得内心和谐和人生最大幸福的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形象，也使我们重又听到了那位忏悔贵族聂赫留柴夫的传教士般虔诚的教义宣传。亚拉籍夫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与托尔斯泰的“爱”的新宗教何

其相似！“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政体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否定政治，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sup>⑥</sup>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精辟论断同样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亚拉籍夫思想的实质。不难看出，亚拉籍夫的“黄金时代”不过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幻梦，实质就是要用“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修养”和“向‘精神’呼吁”的所谓“救世新术”，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私有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所以“黄金时代”正是列宁曾批判的那种用来“麻醉被压迫群众”的“一种清洗过的精制的新毒药”<sup>⑦</sup>。从鲁迅的《头发的故事》、《娜拉走后怎样》、《春末闲谈》等著名小说、演讲、杂文和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看来，鲁迅对“黄金世界”的批判与《工人绥惠略夫》中的思想基本一致。这就是说，《影的告别》中的“影”对“黄金世界”的否定恰恰表现了鲁迅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摒弃，说明鲁迅要求的正是勇猛的战斗，而不是人道主义的幻梦。不仅如此，“影”还进一步否定了相信“黄金世界”的“人”：“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就是说，“影”不再相信“人”的幻想，也不愿停止不前，即不愿停止战斗，但又无路可走，终于在绝望的境地里荷戟彷徨。“影”的这种绝望战斗的姿影鲜明而又曲折地体现了鲁迅明知前面无路可走而“偏要走”的顽强探索精神。

其次，“影”还进行着更为深刻和痛苦的自我否定：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在是黎明。”

这种绝望的抒唱，的确反映着“影”坚持战斗而又把握不住现实发展道路的痛苦心情，但更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一种极其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精神。作为否定旧世界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对自己背负的历史因袭同样给予彻底的否定。他说：“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死命。但仍应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sup>⑧</sup>，“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sup>⑨</sup>。鲁迅把自己说成是“不三不四”的作者，认为自己应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不能得到青年们的那种光明的未来。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他还说：“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sup>⑩</sup>。显然，鲁迅的上述思想乃是出于对自身的沉重历史负担的高度警惕，同时也反映了他担心会在不自觉中将自己不能证实的黑暗与虚无传染给青年。这也就是“影”所说的：“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无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鲁迅曾接触并翻译过极端自我否定的“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作品。他对有岛为了第四阶级的勃兴而希望自己所属阶级的

灭亡的思想颇有同感。日本学者山田敬三曾就此评论道：“鲁迅在有岛身上发现的共感之一，可能就是这种可以称之为被虐性嗜好的自我解剖。而且这和缺乏广阔的社会视野的志贺直哉的自我解剖不一样，它是一种建立在不消灭自己所属的阶级、世代就没有产生‘新气象’余地的强烈的自我反省基础上的自我否定的理论”<sup>⑪</sup>。唯其如此，“影”才能坚决地喊出“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的战斗呼唤，也才会为“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而感到异乎寻常的忧伤。以前的不少评论，把“影”对自己的未来的否定，仅仅看作是一种绝望乃至虚无的情绪，只强调这种“绝望”来自于不能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前途，却没有看到这种“绝望”是一种彻底的否定精神的曲折表现，是一种对于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及其对自己的影响的决绝态度；是鲁迅的那种要与黑暗偕亡的绝望抗战精神的最生动体现。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影”对现实、对自我的否定也就必然和为别人的光明而战斗的高尚情操紧密联系。“影”面临着灭亡的命运，内心充满了沉重的忧郁和绝望；他想喝酒，却只能“姑且举起灰黑的手”，他要远行，却只能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然而，他不愿以自己的“虚空”去占别人的心地；他要用自己的“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来换得“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的结果。“影”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典型地表现了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sup>⑫</sup>的崇高思想。这也就给充满否定精神的“影”以新生活创造者的动人光辉。

很明显，坚持绝望战斗的“影”对坚持希望战斗的“人”的否定以及“影”的自我否定不仅表现了鲁迅对于早期某些乐观理想的怀疑，而且体现着他对自己所出身的阶级

及其对自身的影响的坚决的否定和叛逆。并且，这种坚决的否定和叛逆又透露着作者对“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的新时代的渴望。可以说，《影的告别》最典型地反映了鲁迅从否定中获得肯定、从否定中表述肯定的独特的思维方法。有些论者不理解“影”的“绝望”不过是作家思想飞跃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的曲折低迴的面貌，其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从而简单地把“影”说成是作家“旧思想的阴影”，“形的战斗负荷”；这也就贬低了《影的告别》的思想艺术价值。

这里不妨把“影”与绥惠略夫对旧社会和旧我思想的否定作一简单比较。早期的绥惠略夫也曾怀抱乐观的希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欲尽其心力，以致益于人间”。然而，他的内心痛苦和险恶遭遇，丝毫不能引起他要拯救的那些被压迫群众的同情；相反，他们反帮助压迫者迫害他。因此，绥惠略夫在无路可走的处境中，全面否定了先前“爱”的理想，“终乃以受自或人之怨毒，举而报之全群”<sup>⑬</sup>，进行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复仇，导出了毁灭一切的虚无主义结论。与此相反，“影”虽然也否定了“黄金世界”的理想，否定了自身的前途，要以生命的毁灭去进行绝望的抗战；但他的这种否定却始

终和为“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而奋斗的伟大思想相联系。因此，在他那忧郁绝望的告白中始终敲击着执着现实、积极战斗的深沉鼓点。鲁迅不止一次地指出：“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作家”<sup>⑭</sup>，“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我也并不希望其有”<sup>⑮</sup>。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影的告别》中表现的这种同新时代的创造相联系的“绝望”，与绥惠略夫的破坏一切的绝望的厌世主义和虚无主义显然不同，它的阴沉的外壳中包裹着对理想时代的渴望，因此它的内核是进取的、战斗的。

①②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高寒译。

③⑭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④鲁迅：《致赵其文》，1925年4月11日。

⑤鲁迅：《致许钦文》，1925年9月30日。

⑥⑦列宁：《列·尼·托尔斯泰》。

⑧鲁迅：《写在〈坟〉后面》，重点系引者所加。

⑨⑩鲁迅：《华盖集·北京通信》。

⑪《国外文学》1981年第4期第56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⑫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⑬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⑮鲁迅：《华盖集·记谈话》。

